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

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
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
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為掌書記由
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
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
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
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
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

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

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黄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

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為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鋭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

前使賓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寖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鋭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

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纘歷頗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羣甿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

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羡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

閒實為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郤停榷酤又
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
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
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
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
處迴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
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
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

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逮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勅並可遵

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敕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閧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

江南採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為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欵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

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

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玄鵝天馬掬豹盤絛文彩珍奇

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

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徳慈

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

文孝元之恭巳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

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

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已來累勑天下州府

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髪意在規避王傜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髪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蘓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

勅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疎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内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

竊念扳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
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
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
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
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仰塵睿
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
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服箴曰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
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
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
徐驅馬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
毀道德為麗慈仁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其納誨箴
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流湎
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
規為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

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黄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飡斯可誡懼帝手詔荅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内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

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已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德

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奬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内徙寶歴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㪷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㸃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

若不絶其根本終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絶妖源從之敬宗為兩街道士趙歸真説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説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説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稜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

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黄孔子昔軒黄問
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静
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揺子精乃可長生慎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告子者是已故軒黄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
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

祖之訓修軒黄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覬氷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茍合之徒使物淖氷以為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黄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

朝孫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黄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静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

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即位
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八月召為兵部侍郎裴
度薦以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
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鄭滑節
度使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
言事文宗素知忠藎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為宗閔
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
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巳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

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為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為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内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徳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

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巂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蜑數年之内夜犬不驚瘡痏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絶歸降之義上頗尤僧

孺其年冬召德裕為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户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進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

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别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佽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勑

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宫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為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

黴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虔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為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禄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賔客十一月檢校戸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為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

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為異事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廻紇為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廻紇繼立大功

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為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讐陷之必矣不如以理䘏之俟其越軼用兵為便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碩俄而廻紇宰相嗢沒斯

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栅把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

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戞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戞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

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二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

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滅一廻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德裕又以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

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廹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為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輙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没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兹陷没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

湟須以此城為始盡鋭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
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
屈盤猛士多糜於礧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
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刼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
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欵與臣臣告以須
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偽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
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

都戍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頒倭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

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
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
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
加以體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宛叫呼天將吏對
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已降彼何
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
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
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册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

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旌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殁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

子屯軍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懐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兹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尅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

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太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栅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

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
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洺磁三州稹黨遂
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筭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
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
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為留後武宗以賊稹未殄又起
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
所為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
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曵

地德裕奏曰李石以城内無兵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為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横水兵亂止為欠絹一匹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即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即日召榆社本

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户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

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掎摭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

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為文奬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

别墅清流翠篠樹石幽竒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録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代叛志獻替録行於世初貶潮州雖蒼黄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禄於冥數昔衛卜協于

沙丘爲諡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烏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虵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鳯衰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敘不可廢也絳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餧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胷懐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黄雀遊於茂

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閒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為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為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

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閫中隱者叩門請見予
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
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
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
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
席謂予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
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
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

之士為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曄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亳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崖州曄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啟奏

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
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即
太深文所訶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
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
身瘴海可為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离婁不
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
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李德裕傳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原本作而善亦從以規為視今據通鑑改正

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沈炳震曰按紀宣宗即位罷相拜荆南節度武宗朝未嘗免也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至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竺清泰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嗣襄王煴 朱玫王行瑜附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

深王悰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
婺王懌茂王愔淄王恊衡王憺澶王恍棣王惴彭王惕
信王憻榮王憒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
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二
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宙尋復今名其年有司將行册禮
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月方行册禮
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廿九廢朝十三日時勅國子司

業裴茝攝太常博士西内勾當茝通習古今禮儀嘗為
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業方罷兼領
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又命茝領之廢朝十三日蓋用
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謚曰惠昭
澧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
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
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册拜太子詔翰

林學士崔羣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羣奏曰凡事已合當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深王悰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深王改今名長子潭河内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爲高

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太和二年薨

長子沛太和八年封潁川郡王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歷二年冬遇

害長子洙太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

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

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為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為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

鄜王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悅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長子瀛晉陵郡王
婺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湛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瀚太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三子渙馮翊郡王
衡王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悅長慶元年封長子濘鴈門郡王
棣王惴大中六年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惕大中三年封
信王憻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榮王憒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薨其子令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
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寛和溫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欲盡誅之密

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盡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侯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吏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鋌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吳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答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虛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偽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

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閤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偽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詿誤有聞構為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尚屈彛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盤石是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須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滿盈生患敗覆是圖姦凶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駭予衷再驚羣聽尚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

之命姑務從寛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
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湏此爾宜寛勉八年薨贈封
齊王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
制曰褒善飾終王者常典况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
言痛悼之懐用錫元良之命故齊王湊孕靈天宇擢秀
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恵和洽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
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次不失
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耉以保怡

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攄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冊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太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勅安王潁王並以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

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懐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悼懐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歴元年封晉王太和二年薨年五歳上撫念之甚厚册贈悼懐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况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

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皆氣藴中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受封第三男宷樂平郡王

紀王與襄王同時受封

陳王成美與紀王言揚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

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離朕以寡昧祗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為少陽虛位顧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合雅讓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匕鬯以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立為皇太

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洎職言者拜章靣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册禮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時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於卒史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

夫為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册為皇太子上自即位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為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悅後以王起陳夷行為侍讀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

臺五品巳上南班四品巳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為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寛宥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洎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觧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巳栢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身内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刺色流竄尋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愼依前隔日入少陽院其年薨勅兵部尚書王起撰哀

册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册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册謚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旍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銅樓已閉銀

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寘寘而賓天典册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嶷用彰藴才游藝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傅養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絶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丕能文方循於內美不

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燿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為山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憂兢損壽沉痾始遘羣望並走百靈宜祐吳客之問徒為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己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兮即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蜃輅徐來啟青宮而右出歷玄灞而左廻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翣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

增欷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巳散望苑之賔客咸歸瑟彼玉簡閟于泉扉用傳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廹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橦有

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
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
楚材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
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開成五年封
益王峴兗王岐德王嶧昌王嵯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餘並封王

靖懐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册贈靖懐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汭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廣王澭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並封王

魏王佾咸通三年封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咸通三年封

威王偘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戸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陞光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餘並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

四年二月十四日册爲皇太子時駕在華州韓建畏諸
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
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諸王欲劫遷車駕别幸藩鎮
諸王懼詣建自陳建乃延入卧内密遣人奏云今日睦
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理
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諸王相見兼恐久在
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上疏抗請歸十
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爲諸王所圖乃以精甲

數千圍行宫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都軍士尋放還本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宫扈蹕至是並急詔散之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悦乃上表請立德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八王並賜死于石堤谷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於東内册裕為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右軍羣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為賊輩所立依舊令歸少陽院

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踈秀春秋漸
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寳位天下知之大義
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密啟胤然之
昭宗不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大事臣安敢
竊議乃崔胤賣臣也爭以哀帝為天下兵馬元帥後昭
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朕
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
其中指血流玄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宗遇弑之日

蔣玄暉於內西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為玄暉所殺投屍九曲池

棣王祤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禊沂王禋遂王褘並與棣王同時封册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與景王同時封册

雅王禛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襄王熅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駕在寶雞西軍

逼請幸岐隴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元時煴有疾不能從因為朱玫所挾至鳳翔有臺省官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澈率羣寮册煴為監國煴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煴遣僞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納僞命者甚衆十月朱玫率蕭遘等册煴為帝改元曰永貞遥尊僖宗為太上元皇聖帝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諸侯進貢唯蔡賊

與太原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恊于朱玫故也及王行瑜殺朱玫熅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之熅與偽百官泣别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翌日熅為鄜州亂軍所殺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熅四月監國至十二月死凡在偽位九月矣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邉以功歷郡守乾符末領邠寧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逹同制加使相光啟元年冬受詔招討河中軍敗以軍容使田令

孜失策時諸軍皆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玫又失策乃廣嗣襄王熅與蕭遘等同立為帝大行封拜以啖諸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册立及後玫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已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欵行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在出令有能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見

玫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為偏將平巢寇有功光啟二年玫册嗣襄王熅為偽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大散關攻大唐峯為李鋋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闕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景福中逼朝廷加尚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會韓建李茂貞稱兵入

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磎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敗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園王師圍急行實行約先敗次保龍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化二年十一月挈族至慶州為部下所殺

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旅中闈篡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湊褒以儲闈付

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瓊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謡昭肅慼𧬈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閤之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為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實圖世及犬牙麟趾雖不迨於姬周豆什布謡未甚悲於宗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

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勦絶魯魏克昌誅叛賞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蕚其芳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陳王成美傳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臣酉按新書宗室表宣城王儼爲玄宗子陳王珪子與此不合

襄王熅○臣酉按熅肅宗子襄王僙之裔孫朱玫傳乃虜嗣襄王熅王行瑜傳玫册嗣襄王熅爲偽帝則右一行封嗣之嗣字當在襄王上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閔 楊嗣復子授 損 技 拭 撝 楊虞卿弟漢公 從兄汝士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盧商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别駕

父翽宗正卿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翽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為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為中等又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為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覆之際不先上言裴垍時

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
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垍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
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
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
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
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
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
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

人時翺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劒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為翰林學士錢徽牓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復入為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歷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太

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
同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
爲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
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
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宗閔爲吏部侍
郎時因駙馬都尉沈𥳑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
楊承和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羣

邪不悦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為興元尹既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户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翌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議宋若憲事内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議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潮州司户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已者目

為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隂晦人情不安九月詔曰朕奉天纉歷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寛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斁彞憲致使薫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隂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

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
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
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為嫌
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
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開
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
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乃託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
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年宜別授一

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逺宜移近内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恕死為幸寶厯初李續之張又新蘓景胄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時號八關十六子李玨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興議論非為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纎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

與郡太傅止可洪州司馬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大過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況太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

贓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為黨庇翌日以宗閔為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賔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珏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閔分司非便出為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子琨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

罷相出為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為卒所逐貶死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臺閣知名於時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

妻柳氏曰吾閲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涚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嗣復十八歲時已能秉筆為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學宏詞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為詳定禮儀使奏為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為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

官誥曰應同司官有大功以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廻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為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歷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即位拜戸部侍郎以父於

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太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為尚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户部尚書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成二年十月入為户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珏並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户上以幣

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珏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為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為常縱國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洿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閑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珏曰士子

趨競者多若獎陸洿貪夫知勸矣昨賓洵直論事陛下
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洿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
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
直無邪惡所奏陸洿官尚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
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
罷免李珏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
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即今
尚在珏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

嫉惡則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覃指誰為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𦵏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

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歴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玄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捨須當方堪流傳四年五月上問

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李珏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即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珏曰夷行此言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

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為若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為中書侍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于至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

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
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
專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門下侍郎明年正月
文宗崩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為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
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
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為湖南觀
察使明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
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

殺嗣復與珏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甞比數李珏季稜志在扶册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甞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斆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真虚難辨帝曰楊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内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内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

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為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即位徵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孝穆子損授技拭撝而授最賢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為鄠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勳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為東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為

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黄巢犯京師僖宗幸蜀徽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書監分司車駕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子臤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即位喜遊宴不恤時事臤上疏極諫帝面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為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

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損字子默以蔭受官為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録叅軍入為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地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廄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窮達命也巖不悅會差制使鞫獄黔中乃遣損使馬踰年而還改戸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為吏部員外出為絳州刺史路巖罷

相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
中出為陜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蕘損至盡誅其
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
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
卒於鎮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
郎撝終兵部郎中拭撝並進士擢第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為長
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優游公卿

間實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眞卿上疏諫曰臣聞

戒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為憂不聞以位為樂況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痏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

也陛下初臨萬㝢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凝旒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内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顔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葢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啟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時得項刻侍坐天威不逺鞠躬隕越隨旨上

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畀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恵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喻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踈賤豈宜及此獨不

忍冒榮偷祿以負聖朝惟陛下圖之帝深奬其言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賨等六人偽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偽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偽狀捕賨等移御史臺鞫劾賨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偽濫事迹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釴左丞韋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溫亮

逃竄實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
牛僧孺輔政起為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
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
德裕知政事出為常州刺史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
以為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
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之
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
尋召為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

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縶撾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漢

公太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為李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遁而獲免累遷户部郎中史館修撰太和七年遷司封郎中漢公子範籌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從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為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為户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太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為

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為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為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子知溫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為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

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為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温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汝士弟魯士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為昌族所居静恭里知温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馬植扶風人父曛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

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秘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
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植文雅
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
固或為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約之
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總發忠言願納賦稅其
武陸縣請升為州以首領為刺史從之又奏陸州界廢
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
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為大理卿植以文學政事

為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徼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為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

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
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太和初入朝為右拾遺召充翰
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
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
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
曰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
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
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

墀下秉筆記注為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
夷臣不敢有纎芥異論其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
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為李珏楊嗣復所惡終文
宗世官不達及徳裕秉政驟加拔擢歴工戸二侍郎轉
左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宣宗即位罷相以太子賔客分司卒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曽
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為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太和七

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秘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前邕管經畧使董昌齡枉殺録事參軍衡方厚坐貶溆州司户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録以微効授之方隅不能祗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寃萬里披訴及按鞫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

人者拔擢而寃苦者何伸交系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為洪州别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蕃謇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

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為謗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

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遷豬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爾為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其聲妓也恤髫齓之宗女固無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户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諤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虛懐延納仰希

貞觀之理歟而蓍居官日淺未當叙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蓍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善蓍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荆南監軍使呂令琮從

人擅入江陵縣毆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謩上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為踰越況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罷監軍職司侵越即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令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

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

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

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暮將退又召謏之

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

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

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

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閤遣中使取暮

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

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暮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為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暮謩初立朝為李固言李玨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暮謩坐楊李之黨出為汾州刺史楊李貶官暮謩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即位白敏中當國量

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曰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蟇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傅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

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蓦䜭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蓦䜭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蓦即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蓦䜭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録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

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

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為令狐綯所忌罷之暮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畧有文集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子敖章琮甥後琮為相潛歷顯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𩓵父霈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太和末累遷至起居郎墀能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

中四年十月正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遷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戶入朝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罷相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劒南東川節度使未行追制

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方鎮卒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十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

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令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蘸是大祠黿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

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為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殁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

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為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為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

中四年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歷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太和初入朝為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為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以下必就肅決之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為其府屬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户

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為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為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賔客為東宫授經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悦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

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户部兵部尚書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即位德裕罷知政事肅亦罷相復為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子涓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為刺史涓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仁表擢第

後從杜審權趙隲為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為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為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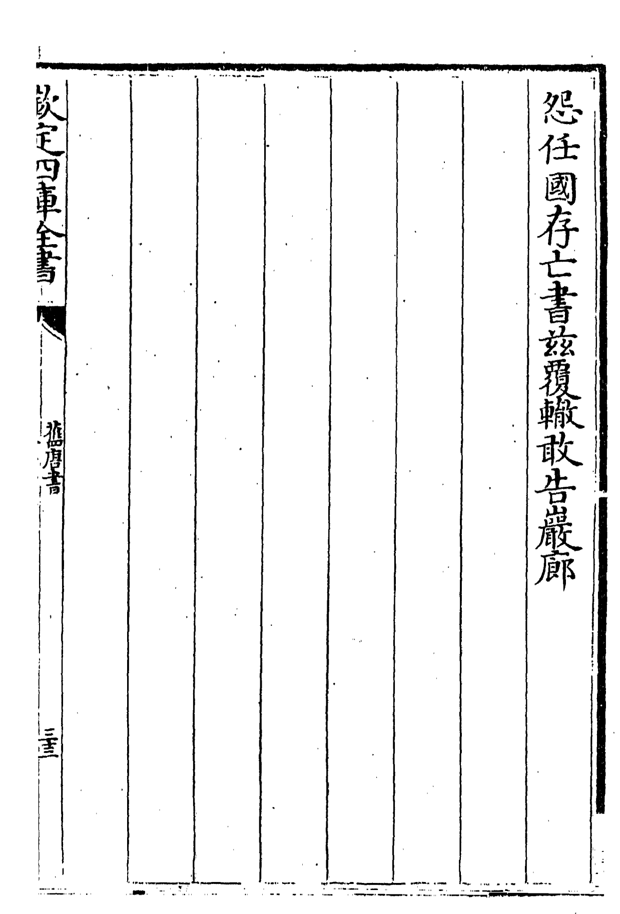
盧商字為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為從事王播段

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為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為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歴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太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為蘇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漁商至籍見户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歳課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

供軍使軍用無闕逆積盪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
史劒南東川節度使宣宗即位入為兵部侍郎尋以本
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加兼工部尚
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為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
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户部尚書其年八
月卒于漢陰驛時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蕘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冑有文學政事之
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茍能義以為上羣而不黨議

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勛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廳龍解仇冀全國體而邀懽釋憾實亂大倫世道銷刓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啟奏無忝正人揖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不韙

贊曰漢誅鉤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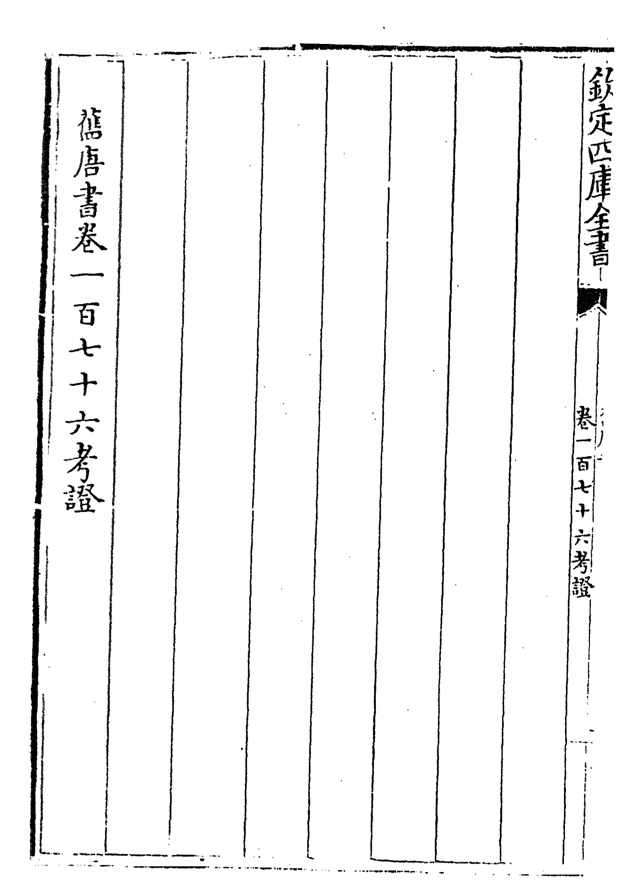


怨任國存亡書茲覆轍敢告嚴廊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楊汝士子知温傳遷山南東道節度使○沈炳震曰按本紀知温乾符中爲荆南節度新書本傳終荆南節度使未嘗爲山南東道也疑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